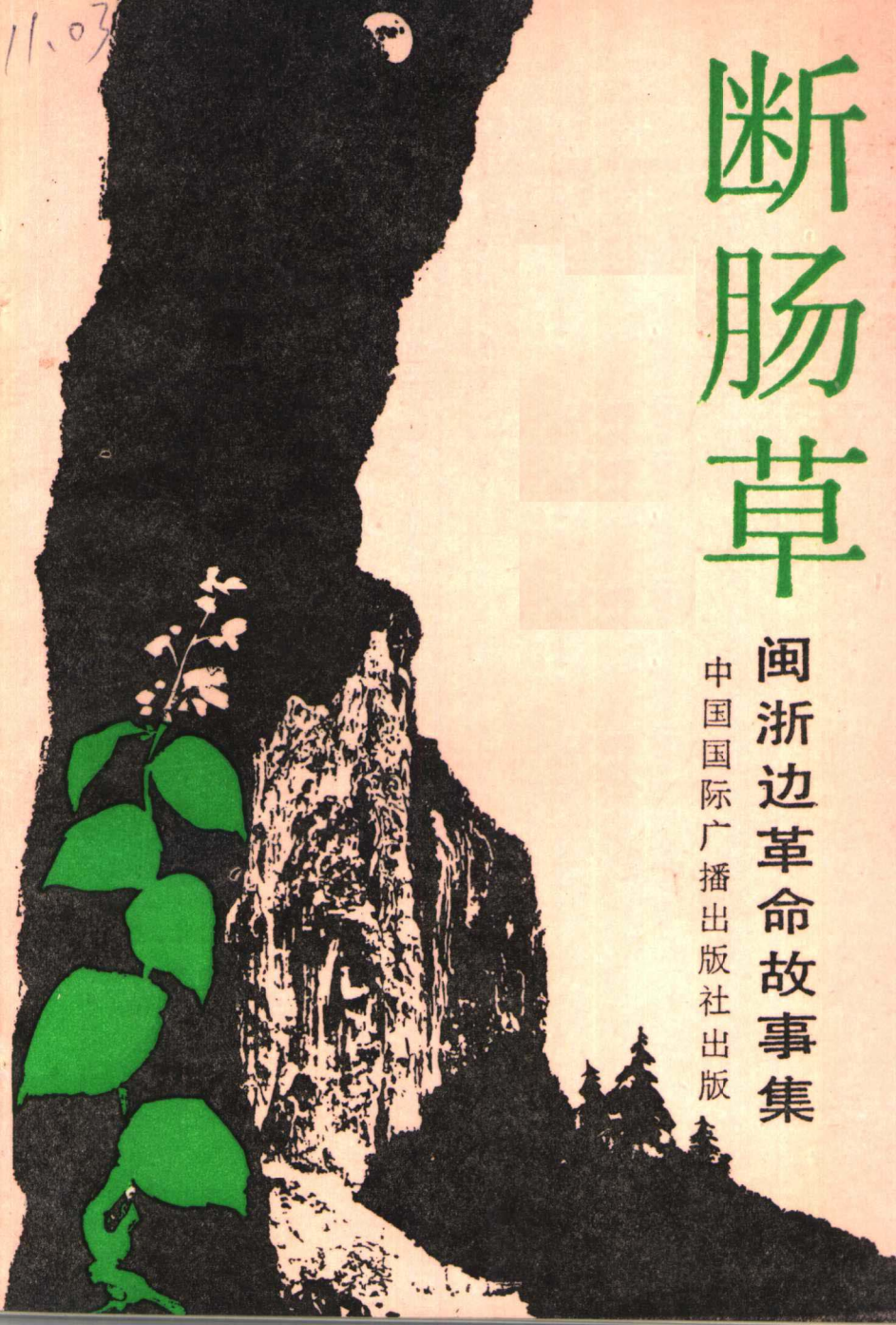


断肠草

闽浙边革命故事集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断肠草

闽浙边革命故事集

《闽浙边革命故事集》编辑组编

主编

徐振叔

副主编

庄孝叔

吴加程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一九九〇

北京



断 肠 草

闽浙边区革命故事集

《闽浙边革命故事集》编辑组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杭州市云会书刊印刷厂印刷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140千字 6.65印张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80035—506—3/D·33

定价：2.00元

前 言

闽浙边区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20年代初，这里就有党的活动。1935年刘英、粟裕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这一地区后，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人民坚持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漫长的艰苦岁月里，他们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激动人心的不朽乐章。本书作者所采写的都是发生在这一地区的革命故事。我们将这些故事汇编成一种革命传统教育读物，奉献给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让他们更好地了解革命前辈走过的道路，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本书选收26篇故事，大致按时间顺序编排。由于编者和作者在编创过程中始终重视特色问题，这本书具有以下几点较鲜明的特色：一是真实。书中所写的人物和主要事件情节都是历史生活中存在过的。作者对这些真人真事进行艺术加工时，还注意到了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的和谐统一。二是塑造了共产党人、游击战士、赤色群众等的英雄形象，再现了革命前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献身精神，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艰苦奋斗的作风，与群众血肉相联的鱼水关系等等。其中多数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可信可敬。三是具有地

方特色。书中对地理社会环境、风俗人情、生活细节、人物对话等的许多描写，都带有浓厚的闽浙边区地方色彩。此外还具有取材广泛、情节曲折新奇等特色。我们想要使这本故事集犹如百花园里的一株风姿独特的山茶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为了编好这本故事集，1989年7月成立了编辑组，徐振权为主编，庄孝赵、吴加程为副主编。编辑组和福鼎、苍南、泰顺三县全体党史工作者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终于使这本书与大家见面了。在编辑期间，我们得到了中共福鼎、苍南、泰顺三县县委的关怀支持和温州市文联吕人俊、潘一钢等同志的热心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将党史资料征研成果编写成故事，这是我们编辑组和作者的一次尝试。本书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闽浙边革命故事集》编辑组

1990年2月

目 录

断肠草·····	徐振权 夏绮进 (1)
一封信的风波·····	庄孝赵 (11)
巧奇海盗枪·····	郑仲起 (17)
渡口·····	徐振权 仇荷生 (22)
摸底·····	简少微 (31)
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	吴加程 (39)
合抱枫下的小雄鹰·····	庄孝赵 (46)
阿掌嫂的圈套·····	郑仲起 (50)
奇袭八岱宫·····	余前进 (54)
虎口边的山洞医院·····	徐振权 (61)
一着险棋·····	郑仲起 (77)
王玉英剪舌头·····	吴加程 (81)
铁骨铮铮的潘世雅·····	吴加程 (86)
锄奸记·····	庄友柱 (91)
血溅楼岱·····	庄孝赵 (101)
戏台下的一场闹剧·····	郑挺生 (110)
泥腿子告状记·····	王烈评 谢原亮 (115)
“狗”咬“狗”·····	方复中 (124)
假老板·····	庄孝赵 (127)

铁窗里的神秘女人·····	夏绮进 (135)
野兽乐园里的婴啼声·····	徐振权 (146)
一碗百家饭·····	仇荷生 (155)
两支枪和九条人命·····	夏光勇 (164)
火烧碉堡·····	郑挺生 (169)
一箭双雕·····	杨学胜 (175)
松树炮开花·····	徐振权 (184)

断 肠 草

徐振权 夏绮进

断肠草——野生藤本植物，学名雷公藤，茎高三四米，叶互生，花小色白。根、茎、叶剧毒。根煎成汤，每天喝半汤匙，却是治风痛病的良药。此汤切切不可多喝，否则就会命归黄泉。半个世纪以前，泰顺县山区秀涧乡百步峻的一户人家，就因断肠草而引出一个催人泪下、感天动地的故事。

—

秀涧乡百步峻，东面与高山相连，其他三面都是万丈深坑，比黄山的百步云梯还险峻。这里有一座小平屋，掩映在密林茂竹之中。屋旁的山地里生长着一片断肠草。小屋里住着一位大娘，人们只知她姓刘，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也许就没有取过名。刘大娘年幼时，跟随父亲从瑞安县珊溪五十五都来到泰顺县峰文乡的荒山僻野，靠种山为生。后来成了百步峻周家的养女，孤门独户地生活在这里。女儿长大了，周家又招赘沐峰村何自佃入门。双方亲家当面商定：自佃作为一子双挑，生养头一个姓周，第二个姓何。婚后不久，生下一个男婴儿，合家十分高兴，给他取名周尔和。他是周家的独苗，

父母宠爱他好比捧着龙卵一样。

1935年11月的一天深夜，风雪交加，周家媳妇刘氏和丈夫同往常一样顶门关窗，早已进入梦乡。忽然，他俩被门外的响动惊醒了。“是不是有贼来偷牛呢？”夫妻俩急忙披衣下床，走到窗前，借着雪光向外一望，不由“啊”地一声：门檐下果真站着一个正在瑟瑟发抖的男人。刘氏喝问道：

“谁？”“阿嫂，我是平阳人，来收山货的啊！夜里迷了路，才来到这里的。”夫妇俩凭直觉，断定那人不是油滑角色，连忙打开了门，说道：“喂，你进屋来吧，躲躲风雪。”那人小心跨进门来，一下瘫倒在地，显然是冻坏了。刘氏夫妻急忙上前搀扶，又把他安排到隔壁房间里过夜。原想第二天即刻送他上路的，不料这个收山货的人客病倒了，双脚患了风痛病。荒山僻野，哪来药品呢？刘氏想起祖传单方断肠草可以治风痛，就把它的根煎成药汤，每天给收山货的人客喝半汤匙。经过一个多月的服用，这人客果然双脚会走路了。

二

说来也怪，这收山货的人客病好后却迟迟不走，也不采购山货，只在这山里出入不定。一天夜里，他和刘氏夫妻攀谈家常。刘氏噙着眼泪，说起了家父在瑞安县珊溪五十五都被财主逼债，走头无路，只好潜逃到峰文乡的大山里来，靠开荒种蕃薯度日的悲惨经历。收山货的人客听后，沉吟片刻，说道：“阿嫂，阿哥，不瞒你俩，我是共产党员，是闽东鼎平县委派我来泰顺开展工作的，名叫周钦民。”

刘氏和何自佃听后，起初只是一阵惊喜。经过反复思

考，特别是得悉刘英、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在白科湾一举歼灭敌人一个中队以后，刘氏夫妻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报阶级仇，只有跟共产党走。”从此，百步峻小木屋成了福鼎、平阳、泰顺三县的总交通站，也是闽浙边区党组织领导人的立脚点。土地革命时期的周钦民等同志和抗日战争时期浙闽边区党的领导人郑丹甫、王明扬等一批同志常来常往。从此，何自佃成为一个出色的地下党交通员，刘氏也成了我党百步峻落脚点的内当家。

三

时光流逝，周家媳妇刘氏变成了刘大娘，她的儿子周尔和也长大成人，已是20多岁的大后生。这百步峻的小平屋，凭着地理上的优越条件和刘大娘的机智，经过11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屹立在这密林的山湾里，为革命同志作掩护，做歇脚点，做边区党的领导人决策的场所。可是到了1936年5月5日，却发生了一件出于意外的大事。躲在秀涧乡下村蛟池林间的何自佃，被国民党泰顺县保警队分队附方铎带兵搜查出来，抓走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躲在小山包密林里的刘大娘，流着眼泪惊叹着。她心里想：“自佃躲藏的林间，只有我娘儿俩和住户知道。尔和么，总不会出卖自己的生身父亲。这一定是林间老住户捣的鬼，叛变啦。”

这时，周尔和手舞着小树枝，嘴里哼着小调回家来了，进门就喊：“妈，我今晚想去白粉墙村看大戏，给几元钱吧。”

“看戏，只知道看戏！家里出了事，你知道吗？”

“哦，爸爸被人带走了吗？迟早总有这么一天，纸包不住火啊！只要爸爸供认了，就没有事的。”尔和若无其事地说着。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就是你爸爸平时管教你严厉些，也不该这么说啊！他毕竟是你的亲爸爸。”

尔和这才不吭声，低下了头。刘大娘提着篮子，顾自下山去了。她赶到古洞坑，找到了浙闽边区联络员陈辉同志。

“老陈，自佃被敌人抓走了，他躲藏的地方只有我娘儿俩和住户知道，十不离九是林闲住户密报的啊。”

“大娘，自佃同志被捕，我已知道了。肯定有内奸是无疑的，待我细查。这段时间你家的交通站要停止工作，我已通知同志们，暂时不上你那儿了。敌人可能还要下毒手，你可要小心啊！”

四

儿子又去看大戏了，天地间一片漆黑，夜晚的小平屋里静得吓人。大娘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听到“笃笃笃”三下敲门声，这是当年交通员联络的暗号。大娘点了灯，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双溪口村的地下党交通员。

“大娘，我想找陈辉同志，他在哪里？”交通站是单线联系的，他不知陈辉的住处。

“有事跟我说好了，我会转告的。”

“不，我要亲自告诉他。”刘大娘听他这么一说，顿生疑窦，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呢？交通员只能一站一站地单线联络，他为什么要越站找陈辉呢？她想了想，说道：“按照交

通秘密规定，你不能直接找老陈。”来人无可奈何，只得回去。

不一会儿，门又被敲响了，这是她的儿子周尔和看戏后回来了。

“妈，戏真好看，那吕布见了貂蝉……”

“你再不要吃喝玩乐，一天锄头也不捏，这么大的人，也该懂事了！”大娘只知道他懒、馋，还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什么事。

“妈，我懂事啦！我现在才明白，有钱人真好哩，吃得好穿得好，还有戏娘子陪着玩，真痛快。你那一套都是空的，什么为了将来过好日子。眼前弄点钱爽快爽快，才是实打实。”

天哪，儿子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难道他变坏了吗？刘大娘又气又恼，恨不得一巴掌打过去。但她还是没有出手，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呵。

“妈，那些人什么时候到我家来？”

“什么人？”

“当然是那些共产党的大官呗。”

“干什么？”

“妈，你年纪大了，苦了半辈子，还是弄点钱来，好好享福。”

“怎么弄钱？”

“峰文村不是贴着告示么，密报共产党奖大洋500元，密报当官的还奖得更多。”

“你！你怎么……”刘大娘气得差点晕倒了。

五

清明节的这天清晨，在罗阳城外的跑马坪南边的乱坟堆旁，一位老大娘放声大哭：“兄弟啊！兄弟！你死得好苦啊！兄弟！兄弟，今后的日子叫我怎么过啊！”

原来关押在罗阳监狱的何自佃被敌人活活地折磨死了。狱卒用草蓆把他的尸体一卷，草草地埋在这里的死人窟里。噩耗传来，刘大娘雇人抬着党组织出钱购买的棺材，到这里收尸。可是这次收尸，周尔和没有一起前来。大娘回到家里时，尔和从屋里跑了出来，扶着她进屋说：“妈，别伤心了，人死了不能复生。”

“你爸爸是好样的，他宁死不出卖同志。”刘大娘擦了擦眼泪，将儿子拉到身边说：“和儿，你还做金钱梦吗？钱财是迷魂药，切不可贪啊！”

“妈，我对不起爸爸和你老，我真不孝。”尔和象罪人似地低下了头。

刘大娘抚摸着他的头，轻声说道：“你半年来常常外出，干什么事呀？妈可为你担心呢！有一次你回到家里，怎么讲密报共产党干部的钱你也想要？”

“妈，那是我讲好嬉呢。这些共产党干部近来怎么都不来我家呢？”

“你整天整夜不在家，怎么见得着呢？和儿，我看我们内部有好细，你今后出去说话别漏了嘴。”

“妈，听你的话，我以后不再经常外出，可是家里来了共产党干部，你要告诉我一声，我也好帮助放哨。”

六

双溪口村的地下党交通员又来找刘大娘，面对着她，欲言又止。

“有啥事就快说吧，怎么吞吞吐吐的？”大娘沉下脸来。自从来人那次向她打听陈辉的住址以后，她一直提防着他。

“大娘！”来人感到受了委屈。过了好一会，他才鼓起勇气说：“大娘，你的儿子，他……变坏了。”

“他怎么啦？你快说，无妨。”

“我很早就发现了，他常和乡保长、还有县保警队的人混在一起打赌，嫖女人，吃喝玩乐。昨天，尔和又跟他们在一起赌博。开始他们故意让尔和赢，你儿子可输惨了，他们逼着你儿子用出卖同志的赏钱来还赌帐哩！”

刘大娘一听，差点昏厥过去。她早该料到这一点，可是她一直认为儿子只是说说而已。她告别交通员，连忙赶到古洞坑，找到了陈辉，请他处理尔和。想不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入了她耳里。

陈辉的心头象压着大石块一样沉重，他对刘大娘说：“你儿子的事，组织上也知道了，从敌人内部了解到，尔和已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当上了情报员，出卖你丈夫的不是别人，正是你的儿子。”

刘大娘听后，只觉天昏地暗，晕倒在地。好几位同志马上扶起她老人家，呼喊着重：“大娘！大娘！”陈辉用手指甲狠狠地卡她的命中。刘大娘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说：“请你们杀了他，杀了他！”

“大娘，他是你周家的独生子，我们怎么下得了手呢？”陈辉为难地说。

七

刘大娘趑趄地回到家。一见到周尔和，她气得脸涨青筋，眼冒火星，发疯似地扭住他，劈头就是几巴掌，嘴里直骂：“你这个畜牲，良心被天狗吃了！”

周尔和见事情已败露，反倒不害怕了，顶嘴道：“妈，良心值几个钱？谁叫爸爸顽固，供认出组织不就没事了。”

“呸！”刘大娘拿起一条扁担，朝他打了过去。年轻人毕竟灵活些，头一歪，躲了过去，转身即逃出门外。大娘老了，脚不听使唤，怎么赶得上后生牯呢？

“站住，你给我站住！”刘大娘喊道。

周尔和站住了，向刘大娘狡黠地说：“老人情，你不帮我，我自己干，去峰文村报告。我一直跟随在你们后面盯梢，县委机关在哪里，我已知道了，那里还有大人物呢。”

刘大娘赶紧喊道：“和儿，你慢走，快回来！妈有话跟你商量，妈想通了，和你一道去报告。”

周尔和眼看夕阳已快要落山，从这里到峰文有几十里路，要去也来不及了。又听到妈妈回心转意的话，也就慢吞吞地走回家。

“妈，跟老虎吃肉，随马儿吃草。投靠国民党县政府，我还有个官当哩，他们许我事成后，不但有赏，还给个乡长当，县府秘书张松年还介绍‘泰顺一’①——罗阳财主潘

① “泰顺一”，指泰顺县第一美的女人。

家的小姐给我做老婆哩。那潘小姐我见过一面，比貂蝉还好看，送来的眼神，把我的灵魂也勾去了。到那时你也可享福啦。”

“和儿，妈知道的共产党的事可多呢。咱们好好商量，要抓他一大批，好不好？现在已是黑夜，不好上路，明天一早我俩一起去峰文。”

当晚，刘大娘杀了一只兔子。等到兔肉炖烂了，她把香喷喷的兔肉端上桌，还烫了一壶酒。然后推醒熟睡的周尔和，说：“和儿，你这几天够辛苦了，瘦得这个样子，先吃点兔肉滋补滋补身体。”

时值深夜，周尔和早已饥肠辘辘，一嗅到兔肉香，急得狼吞虎咽起来。他刚挟起了第三块肉，刘大娘不知怎的，摇摇摆摆地冲上前去，一把抓住筷子，想夺下来。可是周尔和哪里肯让嘴边的肉被夺去呢，连忙把整碗兔肉汤咕嘟地喝



了下去。

突然，周尔和觉得肚子有点不对头。“哎哟，痛死我了……”他还未喊完，便口吐白沫，跌倒在地打起滚来……

原来，刘大娘把周尔和叫回来之后，内心象钱塘潮一样澎湃起伏，心里想：这个面生毛，烟、嫖、赌、酒四字俱全，害了亲爸爸还不悔改，真是不可救药了。怎么办呢？请陈辉同志处决他，又不同意。这可犯难了，还不如自己……可是一想到尔和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周家三代的一根独苗，心肠又软了下来。忽然间，他想起丈夫被出卖牺牲的情景，眼下自己的儿子又要出卖县委领导人，对这样狼心狗肺的人种，还留着干啥！留着，岂不灭了泰顺的革命火种。于是，她把放在竹篮里治风痛用的断肠草煎成汤，混在兔肉汤里，让周尔和吃了下去。

在地上打滚的儿子已奄奄一息了，刘大娘扑了过去，抱住他的头失声痛哭：“儿啊儿，别怪妈狠心，妈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啊！”

50年前的这段革命故事早已成为历史，刘大娘也早已长眠于山中，唯有断肠草却郁郁葱葱，至今还在浙南深山中代代生长。风吹草动，仿佛在吟颂一首歌谣：

断肠草，
断肠草，
柔肠节节断，
革命火种断不了！

（插图：林一鹤）